

当人类决战机器人(2)

海伯利安

完结篇

当机器人产生了自我意识，它会成为人类的仆人、朋友还是敌人？
本书是探讨人类与机器人关系的经典之作。

H Y P E R I O N

经典科幻小说



丹·西蒙斯 著
Dan Simmons

振华 李懿 译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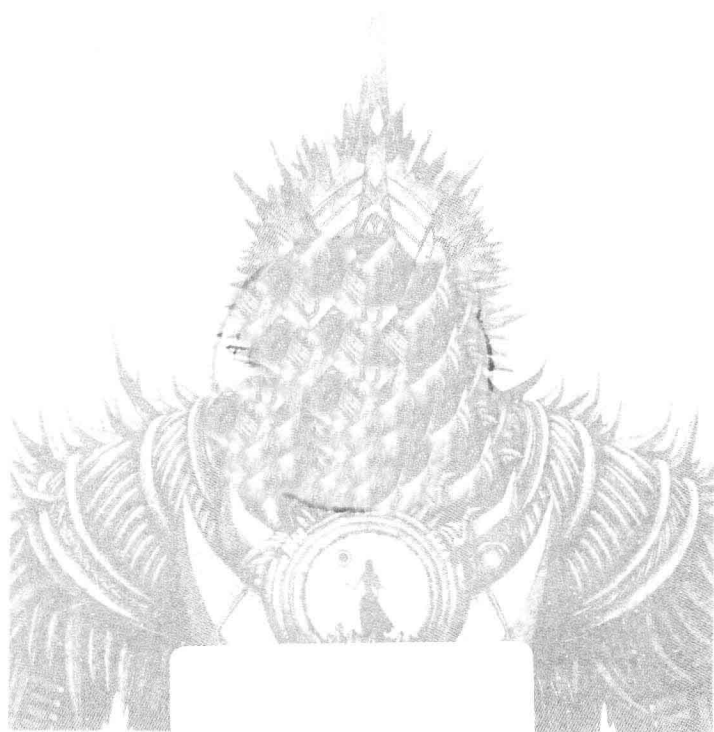
读客

当人类决战机器人2

海伯利安

完结篇

当机器人产生了自我意识，它会成为人类的仆人、朋友还是敌人？
本书是探讨人类与机器人关系的经典之作。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人类决战机器人 . 2. 海伯利安完结篇 / (美) 西蒙斯 (Simmons, D.) 著 ; 潘振华, 李懿译. --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9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399-5565-0

I . ①当… II . ①西… ②潘… ③李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1861 号

Original Title: HYPERION

Copyright © 1989 by Dan Simmons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 Armonk, New York, USA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中文版权 © 2010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 : 10-2012-152 号

书 名 当人类决战机器人 . 2. 海伯利安完结篇

著 者 (美) 丹·西蒙斯

译 者 潘振华 李 懿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孟江一 许姗姗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6.25

字 数 229 千
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565-0

定 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第一章 学者的故事：忘川之水何其苦 /1

凌晨两点十五分，瑞秋几乎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她的通信志唧唧地叫了起来，探测器也发出尖叫，她腾地跳起身。然后，好几件事一起发生了。

她听见头顶上方走廊里传来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。

所有的显示仪都同时黑屏了。

在迷宫般的走廊某处，一个时间潮汐警报突然响起。

所有的灯熄灭了。

……

传来一阵金属的摩擦音——又像极了呼吸声——离她不到一米远。她又开始后退，滑过一片突然间撒满了仪器碎片的地板。呼吸声越来越响了。

有什么尖利又冰冷无比的东西握紧了她的手腕。

瑞秋终于尖叫出声。

第二章 侦探的故事：漫长的告别 /80

“血！”

真的，到处都是血。海特·马斯蒂恩的小舱整洁得让人不自在——床没睡过，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旅行箱和其他小箱子都堆在角落里，长袍叠好，放在了椅子上。一切井然有序，除了一塌糊涂的鲜血，大片大片地洒在甲板上，舱壁上，天花板上。六名朝圣者挤在门口，不愿走进去。

第三章 领事的故事：忆希莉 /183

被褥凝结成一大块锈红的东西；中央大餐厅中，充满了恶臭，那是几星期前剩饭的腐烂臭气；地板和桌子，椅子和墙壁，都装饰着血迹斑斑的衣服和撕成碎片的长袍，它们无声地躺成一堆。到处都是苍蝇的嗡嗡声。

.....

霍伊特摇摇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是不是伯劳弄得这里一个人也……没有了。要塞这里的大屠杀迹象是不是它所为的呢？”

“空村子可能是撤离令的结果。”领事说……

“难道竟然没有尸体？”马丁·塞利纳斯大笑道，“痴心妄想。我们楼下那个缺席的主人现在正在伯劳的钢铁之树上摇摆呢。不久之后，我们也将同他一个下场。”

尾声 /250

他们继续他们的艰苦跋涉，横越朱红之沙。领事觉得自己非常紧张，他很害怕看见时间之坟附近，或者在山谷头上，出现那个身影。他确信无疑，有东西正在那里等他们……就是它，在等。

第一章

学者的故事：忘川之水何其苦

“贝纳勒斯”号于第二天午后不久，驶入了边陲。动力器中的一条蝠鲮死掉了，当时离目的地仅剩二十公里。贝提克放掉了它。另外一条则一直拼着老命，最后，游船停泊到一个被晒白的码头上，而它也精疲力竭，肚皮翻了过来，从两个空气孔向外吐着泡沫。贝提克也命令放这条蝠鲮脱离船身，他说，如果它继续随船在更急的湍流中漂行的话，就没多少活命的机会了。

日出前到现在，朝圣者们一直醒着，看着风景在船侧匆匆驶过。他们很少开口说话，大家跟马丁·塞利纳斯都无话可说。诗人也似乎不介意……他一边吃着早餐，一边喝着酒，对着旭日唱着下流的小曲儿。

自打晚上起，河流就开始变宽了。到了早上，它已经变成了一条两千米宽的青灰大道，刺穿了草之海南部的绿色低山。此地离草海近在咫尺，因此周围并没有大树。鬃毛海岸灌木丛的褐色、金色、斑驳之色现在逐渐明亮了起来，变成了两米高的北方草原的鲜绿之色。整个早上，山丘看上去都很压抑，矮矮的，现在，它们更是被压缩成两条低矮的长满了草的悬崖，立在河的两岸。北方和东方的地平线上，悬着一种近乎无形的昏暗，住在海洋星球的朝圣者一望便知，这表示即将到达大海，

他们也必须提醒自己，不远处唯一的大海，是由上百亿亩草构成的。

边陲从来就不是一个大型边区村落，而现在，它完全被人遗弃了。一条布满车辙印的小巷通向码头，巷边林立着二十多幢房子，它们茫然地凝视着边陲那些被遗弃的建筑。河边陆地上露出一些蛛丝马迹，表明人们在几星期前便遁逃了。朝圣者歇脚地是一个有着三百年历史的古老客栈，就坐落在小山山顶，如今已经被烧毁了。

贝提克陪着他们来到低矮悬崖的最高处。“现在你们有何打算？”卡萨德问机器人。

“按照神庙契约条款，经过这次旅行后，我们便自由了，”贝提克说，“我们会把‘贝纳勒斯’号留在这，它会等着你们回来，等着下水，向下游去。然后，我们可以独自行动了。”

“跟别人一起撤离海伯利安吗？”布劳恩·拉米亚问。

“不，”贝提克笑道，“我们在海伯利安上有自己的打算，我们有自己的朝圣旅程。”

这群人来到悬崖的圆形山顶上，身后，“贝纳勒斯”号就像系在塌陷码头上的一个小东西；霍利河沿着西南方向，绵延通向市镇下方的蓝色阴霾中，接着在阴霾上方转而向西，然后慢慢变窄，通向了边陲上游几千米处的不可逾越的低矮瀑布。在他们的北部和东部，便是一望无垠的草之海。

“我的天啊。”布劳恩·拉米亚深深吸了口气。

仿佛他们攀越了创世以来的最后一座山岭。在他们身下，是一堆杂乱的船坞、码头、小屋，标示出边陲的终点，草海的起点。一望无垠，他们可以感觉到，草儿在微风下泛着涟漪，似乎在轻轻地拍击，看上去就像悬崖根部的绿色海浪。青草无边无际，连绵不绝，一股脑地奔向地平线，而且，就目力所及，显然升到了山脉同样的高度。他们知道，笼头山脉就在东北方八百多公里以外，但他们找不到一丝山脉雪峰的踪迹。映入眼帘的，似乎全是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，那是种错觉，可的确倘若真实，那些被风吹皱的茎秆在微微闪光，就像是远离海岸的白色浪花。

“真美啊。”拉米亚说，她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景象。

“日落日出的时候更加漂亮。”领事说。

“真是迷人。”索尔·温特伯轻声说，他举起小孩，让她也看看这壮丽的景象。婴儿开心地扭动着身子，眼睛盯着自己的手指。

“真是一个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，”海特·马斯蒂恩赞许有加，“缪尔会感到高兴的。”

“狗屎！”马丁·塞利纳斯骂道。

其余人都转身盯着他。

“他妈的没有风力运输船啊。”诗人说。

另外四个男人、一个女人和机器人静静地盯着被遗弃的码头，盯着空空荡荡的大草原。

“可能有事耽搁了。”领事说。

马丁·塞利纳斯放声狂笑。“或者它已经走了，我们应该在昨天晚上到这儿的。”

卡萨德上校举起动力望远镜，扫描着地平线。“我觉得，他们不可能没接到我们就离开，”他说，“运输船是由伯劳神庙的牧师派来的，我们的朝圣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。”

“我们可以走路过去。”雷纳·霍伊特说。他显得又苍白又虚弱，很明显，痛苦和药物正牢牢地把他捏在手心里。他几乎连站也站不稳，更别提走路了。

“不，”卡萨德说，“有好几百公里路呢，而且草长得比我们的人还高。”

“可以用指南针啊。”牧师说。

“指南针在海伯利安上不起作用。”卡萨德说，仍旧在用望远镜观察。

“那用方向探测器。”霍伊特说。

“我们有综合方向探测器，但关键不在于此，”领事说，“那些草非常锐利。在里面走上半公里路，你就已经体无完肤了。”

“而且还有草蛇，”卡萨德说，放下望远镜，“这是个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，但不是一个可以四处闲逛的系统。”

霍伊特叹了口气，差不多就要瘫倒在山顶的矮草中了。他说道：“好吧。我们回去。”口气中带着某种接近解脱的东西。

贝提克朝前走了一步：“如果风力运输船不来的话，我的船员们很乐意等你们，仍旧开‘贝纳勒斯’号，送你们回济慈。”

“不，”领事说，“你们自个儿乘游船走吧。”

“嘿，他妈的等一下！”马丁·塞利纳斯喊道，“老兄，我不记得什么时候选你做独裁者了啊。我们当然得去那儿！如果他妈的风力运输船不出现，我们得另找办法。”

领事突然转过身，看着这个矮家伙。“什么办法？乘船？乘船沿着鬃毛走，从北部海滨去奥索，或者辗转去其他地方，那要花上两个星期的时间。到时候已经飞船满天飞了。海伯利安上每一艘飞船都会被用于撤退。”

“那飞艇呢？”诗人咆哮道。

布劳恩·拉米亚笑道：“哦，是啊。这两天我们在河上看见好多好多飞艇啊。”

马丁·塞利纳斯猛地转身，拳头紧握，似乎要把那女人打倒在地。然后他笑了笑：“好吧，女士，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也许，如果我们把谁献祭给草蛇，运输之神会向我们微笑的。”

布劳恩·拉米亚冷冷地盯着诗人：“矮家伙，我想被当做烤熟的祭品更符合你的风格。”

卡萨德上校站到两人中间。他用命令的口吻叫道：“够了。领事说得对，我们待在这儿，等运输船来。马斯蒂恩先生，拉米亚女士，你们和贝提克一道，负责卸下我们的装备。霍伊特神父和塞利纳斯先生，你们去弄些木头来，我们得点上篝火。”

“篝火？”牧师说。现在，山顶上很热。

“等天黑了再点，”卡萨德说，“我们得让运输船知道我们在这儿。现在，快动手吧！”

这群人都沉默不言，他们望着动力游船向下游远去，此时已是日落时分。即使相离两公里，领事也能看见船员们的蓝色皮肤。“贝纳勒

斯”号看上去非常古老，似乎被遗弃在了码头，已经融入了这个被遗弃的城市。最后，游船终于消失在了远方，这群人才转身望向草之海。河岸悬崖投下长长的影子，它们蹑手蹑脚地潜过领事脑海中的海浪和浅滩。朝更远处望去，草之海似乎在变换颜色，青草的颜色变得柔和，泛着碧绿的微光，之后颜色变深，显出一丝深翠之色。湛青的天空溶化于日落的红金之色中，照亮了他们所在的山顶，朝圣者的身上泛着液状的红光。耳中听到的只有风吹草动的柔声细语。

“见鬼，我们怎么有这么一大堆行李，”马丁·塞利纳斯嚷道，“就这么一小伙人，还是趟单程旅行。”

说得没错，领事想。行李堆在长满草的山顶上，成了一座小山。

“这些箱子里面，”传来海特·马斯蒂恩恬静的声音，“也许藏有我们的救世主。”

“啥意思？”布劳恩·拉米亚问。

“对哦，”马丁·塞利纳斯说，头枕在脑后，仰面躺着，望着天空，“你有没有带上一条防伯劳裤衩？”

圣徒慢慢地摇着头。暮光乍现，将他的脸藏在了长袍兜帽形成的阴影中。“大家别不理不睬，也别假装不知道，”他说，“是时候互相承认了，这次朝圣之旅，我们都带着什么东西，对吧？我想，大家可能觉得，在我们面对大哀之君时，这东西可以改变那必然的结果。”

诗人笑道：“我他妈连幸运神行兔子腿都没带来。”

圣徒的兜帽稍稍动了一下：“但是，也许你带了手稿？”

诗人没有吭声。

海特·马斯蒂恩那埋在黑影下的隐形视线转向了左手边的高大男人：“而你呢，上校，好多箱子上写着你的名字。是武器，对不对？”

卡萨德抬起了头，但没有说话。

“当然，”海特·马斯蒂恩说，“不带武器就出去狩猎，那听上去很蠢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布劳恩·拉米亚问，双臂交叉着，“你知道我偷偷带了什么秘密武器吗？”

圣徒不动声色：“拉米亚女士，我们还没有听到你的故事。现在要我猜，还为时尚早。”

“那领事呢？”拉米亚问。

“哦，对，我们的外交官朋友藏着什么武器，那显而易见。”

领事别过身，注视着日落。“我只带了衣服，还有两本书。”他如实回答。

“啊，”圣徒叹息道，“但是，你留下的是多么漂亮的一艘飞船啊。”

马丁·塞利纳斯猛地跳起来。“他娘的飞船！”他喊道，“你可以呼叫飞船，是不是？哦，该死的，吹吹你那狗哨子啊，我已经快坐腻了。”

领事扯下一束草，剥着。过了一分钟，他说：“即便我呼叫飞船……你也听到贝提克说的了，通讯卫星和中继站都瘫痪了……即便我呼叫飞船，我们也不能直接在笼头山脉北麓着陆啊。如果在那儿登陆，灾难会立即降临，甚至都不用等伯劳来到群山南部。”

“对，”塞利纳斯说，他激动地手舞足蹈，“但是我们能越过这该死的……草地啊！快呼叫飞船。”

“等到早上再说吧，”领事说，“如果早上风力运输船还没来，那我们再另想办法。”

“滚……”诗人开口道，但是卡萨德走上前，背对着诗人，把他排除在了讨论的圈子之外。

“马斯蒂恩先生，”上校说道，“你自己的秘密是什么？”

薄暮天空发出一丝微光，清楚地显现出圣徒薄嘴唇上露出一丝笑容。他指着行李堆。“如你们所见，我的箱子是最重的，也是最为神秘的。”

“那是个莫比斯^①立方体，”霍伊特神父说，“我见过古老的史前神物，它们就是装在这东西里运输的。”

① 莫比斯（Möbius）：由德国数学家莫比斯发现。一长条的纸扭半转，圈一个圆圈，再把两端相粘，就成了莫比斯环。

“要么是热核弹？”卡萨德说。

海特·马斯蒂恩摇摇头。“没那么暴力。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告诉我们吗？”拉米亚问。

“轮到我讲时，我会告诉你们。”

“你是下一个吗？”领事问，“我们现在等船的时候，可以听你讲。”

索尔·温特伯清清嗓子。“我抽到了四号，”他说，拿出纸片给大家看，“但是我非常乐意和巨树的忠诚之音交换。”温特伯将瑞秋从左肩移到右肩，轻轻地拍打着她的背部。

海特·马斯蒂恩摇摇头：“不用了，有的是时间。我只是想跟大家说，绝望中总是会有希望的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通过故事了解到了很多东西。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希望的种子，虽然它们比我们所想的要埋得深。”

“我不明……”霍伊特神父开口道，但是马丁·塞利纳斯突然叫了起来，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是船！他妈的风力运输船。终于来啦！”

二十分钟后，风力运输船停泊在了码头上。船是从北面开来的，那方形的白色风帆反衬出正在流失所有颜色的黑色草原。巨大的运输船向低矮的悬崖驶来，主帆折叠起来，最后摇晃了一下，停住了。此时，最后一丝光线也黯然褪去了。

领事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。这是一艘木头船，手工建造，非常庞大——曲线婀娜，那线条极富创造力，就像旧地历史中的古老远航帆船。巨大的独轮，坐落在弯曲船身的中部。在这两米高的草丛中，一般是看不见船底的，但是领事在把行李搬到码头上的时候，还是瞥了一眼。从地面到船舷栏杆，高度有六七米，如果算到主桅顶部，则高达三十五六米。站在这儿，领事上气不接下气，他能听见信号旗在高处发出的噼啪声，还有一个平稳的、近乎亚音速的嗡嗡声，这声音可能来自船身内部的调速轮，也可能来自它那巨大的回转仪。

从上船体伸出了一块踏板，降到码头上。霍伊特神父和布劳恩·拉米亚不得不马上退离，不然就会被压扁了。

风力运输船比“贝纳勒斯”号还要缺少灯光，帆桅上挂着几盏提灯，那似乎是仅有的光照。在他们向运输船靠近的时候，没有看见一名船员，现在，也没人出现在他们眼前。

“有人吗！”领事站在踏板底部，朝上面叫道。没人应答。

“你们等在这里。”卡萨德说，然后跨了五步，爬上了长长的斜坡。

其他人看着卡萨德在顶上停了下来，他摸摸皮带上别着的一根小型死亡之杖，然后消失在船中央。几分钟后，船尾宽敞的窗户里突然灯光闪耀，在底下的草地上投下黄色的方块。

“上来，”卡萨德在斜坡顶上喊道，“船是空的。”

这群人搬着行李费力前进，中途绊了好几下。领事帮海特·马斯蒂恩一起搬沉重的莫比斯立方体，他的指尖微微感受到一股强烈的震动。

“我说，这些船员都他妈跑哪儿去了？”大家集结在前甲板上，马丁·塞利纳斯问。他们已经一个接一个完成了参观，穿过了狭窄的走廊和船舱，爬下了楼梯，但是更多的是梯子。这些船舱比里面的固定床铺大不了多少。只有船尾的船舱——可能是船长舱——跟“贝纳勒斯”号上的标准铺位差不多大小，也差不多舒服。

“这船显然是自动驾驶的。”卡萨德说。这名军部军官指着扬帆索，它们消失进甲板的狭缝中，可是，在索具和帆桅之间，以及装着大三角帆的后桅边，都看不到操纵者的存在。

“我连控制中心都没见到，”拉米亚说，“甚至连触显和控制节点也没有。”她从前胸口袋中拿出通信志，试图连接到标准数据、通信口以及生物群频率。但船上没有任何反应。

“以前是有船员的，”领事说，“神庙信徒以前都会跟朝圣者一起去群山。”

“现在，他们不在了，”霍伊特说，“但我想，肯定有人仍然活在轨道吊车站，或者是时间要塞那儿。是他们派船来的。”

“或者所有人都死了，风力运输船正按照时间表自动运行。”拉

米亚说。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过，索具和船帆吱吱嘎嘎地响着，她转头看去。“该死，跟所有人所有事都没了联系，真是让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仿佛变得又聋又瞎。我真不知道殖民地居民怎么受得了。”

马丁·塞利纳斯向这群人走来，坐在栏杆上。他正拿着一个长长的绿瓶子喝着，然后吟道：

诗人在哪儿？告诉他！告诉他，
缪斯在我手，或许我认识他！
我就是那个，
与国王平起平坐人，
抑或是，乞丐中的最穷者，
抑或是，任何令人奇妙事
夹在猩猩与柏拉图之间。
我就是那个，
与鸟儿共生之人，
鹤鹑或老鹰，靠着本能去飞翔，
他听过，
狮子咆哮，能分辨他那怒吼嗓音是啥意，
老虎吼叫，能明白，清清楚楚如语在耳边。^①

“你从哪儿弄来的酒？”卡萨德问。

马丁·塞利纳斯笑脸盈盈。在提灯的光线下，他的眼睛看上去很小，也很明亮。“厨房里塞满了东西，那里还有个酒吧。我已经把酒开瓶了。”

“我们应该弄点吃的。”领事说，其实他这时候最想来瓶酒。他们已经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了。

突然传来一声叮当声和呼呼声，六个人来到右舷的栏杆旁。踏板已经

^① 节选自济慈的诗作《诗人在哪儿？告诉他！告诉他。》

收了起来。再次传来一阵呼呼声，船帆迎风招展，绳子绷紧，什么地方有个调速轮，正发出超声波的嗡嗡声。船帆已经张开，甲板开始微微倾斜，风力运输船离开了码头，驶入黑暗。现在唯一的聲音是船只发出的噼啪声、吱嘎声、轮子在远处的隆隆声和船壳底部擦到青草的飒飒声。

六人看着悬崖的影子落在身后，未点燃的信火堆越来越远，星光的微弱光线洒在苍白的木头上。现在，周围只剩下天空、黑夜，以及摆来摆去的提灯光圈了。

“我到下面去，”领事说，“看看能不能搞点东西吃。”

其他人待了一会，感觉着脚底传来微微的隆隆涌动，看着黑暗擦身而过。只有到了星光黯淡，无聊的黑暗再次降临之时，草之海才现身于眼前。卡萨德拿着手持光束，模模糊糊地照亮船帆、索具、绳子，它们正被看不见的手拉得紧紧的，然后，他从船尾走到船头，好好检查了一遍，包括角落和阴影之地。其他人默默看着他。当他按熄光束，黑暗似乎变得不再那么压抑，星光也更明亮了。微风扫过一千公里的青草，带来浓浓的沃土气息——更多的是春天农庄里的气味，而不是海的气息。

过了一会，领事在下面叫他们，他们便走下去吃东西。

厨房非常狭窄，没有饭桌，于是他们来到船尾的大舱中，把它作为他们的休息室。他们把三只箱子排在一起，权且拼成一张桌子。低矮的船梁上挂着四盏提灯，将休息室照得十分明亮。海特·马斯蒂恩打开床上方的高窗，微风吹了进来。

领事已经在最大的箱子上摆好了盘子，盘子上高高堆着三明治，现在他又回来了，手里托着稠白色的杯子和咖啡。他倒着咖啡，其他人吃着。

“真好吃，”费德曼·卡萨德说，“你从哪儿弄来的烤牛肉？”

“冰箱里东西藏得满满的。在船尾的就餐间还有另一台大冰箱呢。”

“电冰箱？”海特·马斯蒂恩问。

“不是。是双重隔热的。”

马丁·塞利纳斯嗅了嗅一个罐子，拿起三明治盘子上的小刀，切了

一大团山葵辣根，摆在他自己的三明治上，吃得眼泪汪汪。

“一般要花多少时间？”拉米亚问领事。

领事盯着他杯子里热咖啡的圈圈，这时才抬起头来：“抱歉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穿越草之海，要多长时间？”

“穿越草海，到达山脉要花一夜，外加半天，”领事说，“如果风向对的话。”

“那……穿越山脉要多长时间？”霍伊特神父问。

“一天不到。”领事说。

“如果轨道吊车还能动的话。”卡萨德加上一句。

领事呷了一口热咖啡，做了个鬼脸：“希望它还能动。不然……”

“不然怎么样？拉米亚问。”

“不然，”卡萨德上校说着，走到敞开的窗户前，把手背在身后，“我们将会被困在那里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离时间之坟有六百公里，离南部的城市一千公里。”

领事摇摇头。“不，”他说，“神庙的牧师，或者其他什么人，反正支持朝圣的人，肯定会注意到我们已经来了。他们会确定我们走的所有路线的。”

布劳恩·拉米亚交叉双臂，皱紧眉头：“把我们当成什么……祭品吗？”

马丁·塞利纳斯哈哈大笑，拿出了他的酒瓶：

这些人是谁呵，都去赶祭祀？
这作牺牲的小牛，对天鸣叫，
你要牵它到哪儿，神秘的祭司？
花环缀满着它光滑的身腰。
是从哪个傍河傍海的小镇，
或哪个静静的堡寨山村，
来了这些人，在这敬神的清早？

呵，小镇，你的街道永远恬静；
再也不可能回来一个灵魂
告诉人你何以是这么寂寥。^①

布劳恩·拉米亚的手摸到外衣下，拿出一根切削用激光器，那东西跟她的小指差不多大小。她拿着它，对着诗人的脑袋，说道：“你这烂狗屎。要是你再敢说句话……我发誓……我会把你烧成一堆渣。”

突然变得非常的安静，仅仅传来隆隆的背景声——那是船只的呻吟。领事走到马丁·塞利纳斯身边。卡萨德上校迈了两步，来到拉米亚身后。

诗人喝了一大口酒，嘲笑着黑发女人。他的嘴边湿漉漉的。“哦，建你的死亡飞船吧，”他低语道，“哦，建吧！”

拉米亚的苍白手指握着激光器。领事侧身向塞利纳斯靠近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他想象着鞭挞的光束熔化了自己的眼睛。卡萨德朝拉米亚靠过去，就像两米高的令人紧张影子。

“女士，”索尔·温特伯背靠远处的墙壁，坐在箱子上，他说道，“要不要我提醒你，这里还有一个孩子？”

拉米亚朝右边望去。温特伯从船的碗碟厨柜中抽出了一只深深的抽屉，把它放在床上，制成了一只摇篮。他刚给婴儿洗了个澡，默不作声地走了进来，正好听到了诗人的朗诵。现在，他正温柔地把小孩放进柔软的小窝中。

“抱歉，”布劳恩·拉米亚说，放下了小型激光器，“只是这家伙，太让我……生气了。”

温特伯点点头，微微摇动着抽屉。看来，风力运输船的轻柔摇晃，外加加大轮子一刻不停的隆隆声，已经使小孩进入了梦乡。“我们都又累又紧张，”学者说道，“也许我们应该找个过夜的房间，好好睡一觉。”

^① 节选自济慈的《希腊古瓮颂》。此处选用查良铮译本。